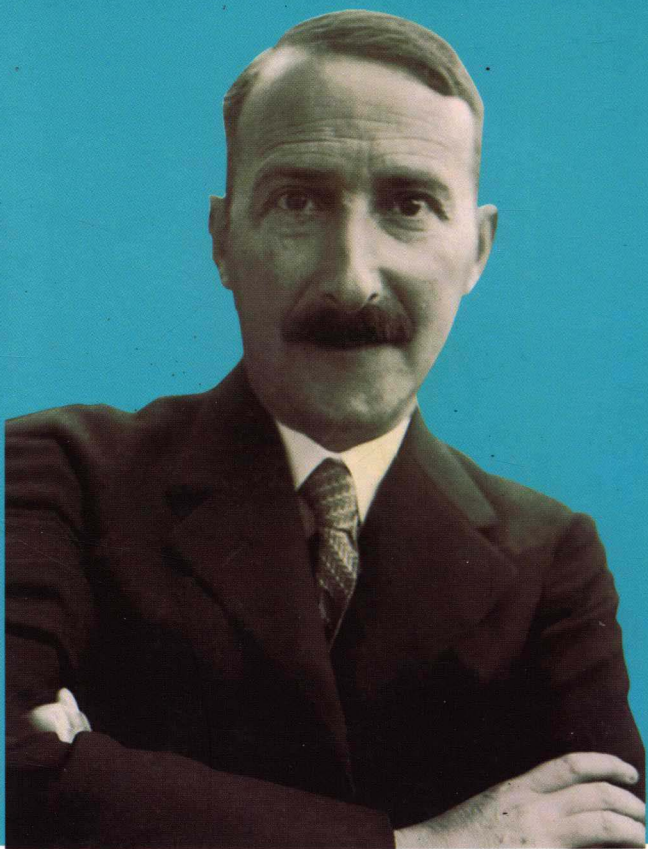


STEFAN ZWEIG
1881~1942
高中甫◎主编



心灵的焦躁 (下)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年），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擅长细致的性格刻画以及对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心灵的描摹，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内心情感，煽情功力十足，被大文豪高尔基称赞为“世界第一流的作家”。

◎ 心理学大师系列

009



STEINER JOURNAL
1901-1942

心灵的焦躁

①

本书是弗洛伊德在1929年所写的一部著作，也是他最后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探讨了人类心灵的焦躁和不安，以及这种焦躁和不安的根源。他认为，人类心灵的焦躁和不安是由于内心的冲突和矛盾所导致的。这种冲突和矛盾是由于人类内心的本能和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他认为，人类心灵的焦躁和不安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

上海三联书店

15/117:3

茨威格小说全集

001208040

心灵的焦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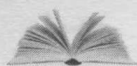
下

高中甫 主编



那天晚上我是上帝。我创造了世界,并且看到这世界充满善意和公平。我创造了一个人,他的前额像清晨一样明亮,幸福的彩虹在他的双眼中闪闪发光。我丰富了这桌盛宴,收获了这果实,这酒和佳肴。这些丰衣足食的见证满满地堆在我面前,精美富丽如呈献给我的贡品一般。它们被盛在闪闪发亮的盘子里,被装在塞得满满的篮子中,美酒和水果都在流光溢彩,吃起来都香甜可口。我给这间斗室带来了光明,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光明。枝形吊灯的灯光宛若阳光在玻璃上闪耀,白色的锦缎桌布如白雪熠熠闪光。我自豪地体会到,人们热爱这束源于我的光芒。我领受着他们的爱戴并且陶醉其中。他们向我敬酒,我一饮而尽,滴酒不剩;他们向我敬上水果和菜肴,我高兴地领受这份赠品;他们向我表示尊敬和谢意,我满心敬意地笑纳,如同笑纳那些美酒佳饌的供品。

那天晚上我是上帝。但我并没有高踞在帝位上,冷眼打量我的杰作和业绩。我坐在他们中间,平易近人,宽容和善,仿佛透过身旁银色的云雾模模糊糊地打量着他们的面容。我的左边坐着一位老人。那束来自我的巨大光芒抚平了他满布皱纹的前额,抹去了那片令他双眼暗淡无光的阴影;我把死神从他身上驱走了。他用一种死而复生的嗓音说着话,感谢我给他创造了这个奇迹,而对这一点他早就有了预料。我的旁边坐着一位姑娘,她曾是一位病人,被束缚,被奴役,为自己的混乱所困痛苦不堪。而如今痊愈的光辉环绕着她,令她容光焕发。我凭着自己两片薄薄的嘴唇把她从恐惧的地狱升入爱情的天堂。她送我的戒指在我指头上如晨星般闪耀。她的对面坐着另外一个姑娘,也感激地微笑着,因为我给了她美丽的容貌,令她光亮的额头上长满了浓密的森林的芳香的青丝。这一切都是我给她们的馈赠,我在座的这一奇迹令一切身价倍增。所有人的眼里都带着我的光彩。他们相对注视时,我是他们眼光中那一束光亮。他们一起说话时,我是,也



只有我是他们话语意义的所在。即使我们都沉默不语，我也仍然驻留在他们的思想里。因为我是，也只有我是他们幸福的肇始、中心和源泉。他们相互称赞时，称赞的是我；他们相互热爱时，都视我为这一切爱的创造者。而我则坐在他们中间，为自己的杰作得意，看到善待这些我创造的人们是多么的好啊。我开怀畅饮他们对我有如美酒般的爱戴，享受他们如佳肴般的幸福。

那天晚上我是上帝。我平息了翻腾的洪水，驱走了他们心头的黑暗。甚至我自己的恐惧也被驱走了，我的灵魂从未如此安宁。只是当夜将近，我从桌旁站起来时，才感到一丝淡淡的忧愁，那种上帝在第七天完成了全部创造之后的永恒的忧愁。我的忧愁在他们茫然的面容上反映了出来。因为现在是分别的时候了。我们大家都异常激动，仿佛知道某种无可比拟的东西，某种像云彩一样一去不返的少见的轻松时刻现在已近尾声。我头一回如此害怕离开这个姑娘；我像一个爱人一样迟疑地与这个爱着我的人道别。如果能坐在她的床边，能再轻抚她胆怯的手，能一直注视着她被幸福照亮的粉红的笑脸，那该多好啊，我想道。然而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便极快地拥抱了她，给了她一个吻。我觉得，刹那间她屏住了呼吸，似乎想永远留住唇上的温热。然后那位父亲送我来到门口。再看一眼，再来一声问候，我便走了，自由自在，心情踏实。一个人离开他的杰作，离开他那功勋卓著的壮举时总是这样的。

我走了几步，来到前厅，仆人已经拿着便帽和军刀预备停当。要是我快一点走开就好了！要是我再冷酷一点就好了！但是老人却仍然不想与我分开，他又一次抓住我，又一次抚摸我的手臂，为的是再一次、再一次地向我表示他对我是如何的感激，我为他们做了怎样的善事。如今他可以安心地离开人间，这孩子会健康起来；如今一切都好了，而且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只因为我。



当着一旁低垂着头，耐心等候的仆人这样地让人家轻抚，这样地受人恭维，我愈来愈尴尬。我一次又一次地与老人握手言别，他却总是又从头开始。而我这个同情心的傻子就站在那儿，呆着不动。虽然内心深处有个沉重的声音一直在敦促：“够了，太多了。”但我却无力脱身。

突然一阵喧闹的嘈杂声从门后传了过来。我仔细倾听着。隔壁的房间里一定发生了争执。从不安的撞击声中可以清晰地辨出暴躁的说话声。我吃惊地听出，那是伊洛娜和埃迪特在争吵。一个似乎是想要求什么，另一个想劝阻她。“我求求你，呆着吧，”我清楚地听到伊洛娜劝告着，还有埃迪特生硬而愤怒的反抗声：“不，让我走，让我走。”我一边敷衍着老人废话连篇的唠叨，一边愈来愈心神不宁地侧耳听着旁边的动静。那扇锁着的门后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要打破这种安宁？我的安宁？这一天连上帝都规定停止战斗。埃迪特这么粗暴，到底想要什么？另外一个人又想阻止她什么？就在这时，那令人厌恶的拐杖的笃笃声一下子响了起来。天啦，她不是要甩开约瑟夫，自己尾随我来了吧？但是木头击地的急切的笃笃声已经近了，笃……笃，右，左……笃，笃……右，左，右，左——我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了那左右摇晃的身体。——她现在离门一定很近了。接着便是扑腾一声，猛地一推，仿佛有个什么钝钝的东西撞在了门扇上。然后又是因过分用力发出的喘息声。接着是手用力往下一按的声音，门豁然开了。

这样子真可怕！靠着门柱站着的正是埃迪特，因用力而精疲力竭。她左手紧紧地抓住门框，免得失去平衡。右手握拳抓着两根拐杖。她身后正挤着伊洛娜，看来是想扶着她或是强行阻止她，但显然已经绝望。而埃迪特的眼里则满是焦灼的怒火，“放开我，放开我，我都跟你说过了，”她朝着那个累赘的帮忙者嚷道：“谁也不必来帮我，我一个人能行。”



随后,还没等克克斯法尔伐和那个仆人回过神来,就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这个瘸腿的姑娘仿佛要使多大劲似的,紧紧咬住双唇,大睁着灼人的双眼看着我。她像游泳的人离岸一样,猛地用力一撑,离开了那个给她歇脚的门柱,企图不用拐杖不受拘束地朝我走过来。用力一撑的那一瞬间,她摇晃着,似乎要跌倒在空空的房间里,但她迅速摆动双臂,保持平衡。她一只手空着,右手还拿着拐杖。然后她再一次咬紧双唇,踢出一只脚,跟着又拖到另一只脚。这动作僵硬得像木偶在左右颤动,撕裂着她的身体。但她确实在走!她在走!她走着,圆睁着的双眼只看着我;她走着,仿佛正被一根无形的线拉着,朝我走近。她的牙齿深深地咬着嘴唇,脸上的轮廓不自然地扭曲着。她走着,仿佛风暴中的小船在左右颠簸。但是她在走,第一次不用拐杖,无需帮助,自己一个人在走。——一定是意志力的奇迹唤醒了她僵死的双腿。没有医生能向我解释,为什么这个瘸腿的姑娘能够把她那毫无知觉的双腿从僵硬、虚弱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而且就一次,就这么一次。而我也无法描述它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像石块一样僵在了那里,呆呆地凝视着她极度兴奋的双眼;连伊洛娜也忘了跟在她后面保护她。她仿佛被来自内心的风暴推动着,摇晃着走了几步;这不是行走,倒像贴着地面的飞翔,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鸟摸索着,试探着在飞。然而意志力,这个心灵的精灵,推着她向前、再向前。她已经离我相当近了,她先前为保持平衡,一直摆动着双臂,现在也因大功即将告成热切地朝我伸出手,脸上紧张的神情也松懈了下来,由衷幸福的微笑溢于言表。她创造了这个奇迹——还只要两步——不,还只要一步,最后一步:我已经感觉到她呼出的气息,她的嘴因为微笑张开着——这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她因为想象着那将来临的拥抱,提前张开了双臂,这一热切的剧烈运动让她失去了平衡。她的膝盖像被死神的镰刀击中了一样,猛地一弯。砰地一声,她



几乎就倒在我的面前。拐杖嘎哒一声脆响，摔在坚硬的地板上。而我震惊之余，头一个反应不是自然而然冲上去把她扶起来，却是不自主地往后一避。

而克克斯法尔伐、伊洛娜和约瑟夫几乎是同时跳了起来，扶起这个呻吟着的姑娘。我感觉到他们正一起把埃迪特抬走，而我还一直没有勇气朝那边看一眼。我只是从她那近乎窒息的抽泣声中听出了她绝望的愤怒，还有他们小心翼翼伴着这个沉重的负累远去的踢嗒的脚步声。就在这一瞬间，整个晚上一直蒙着我眼睛的那层喜悦的迷雾被撕开了。内心清醒的一闪念让我可怕地洞察了这一切；我知道，这个不幸的姑娘永远也不会完全康复！那个奇迹，那个所有的人都希冀从我这里获得的奇迹，不会出现了。我不再是上帝，只不过是一个可悲的小人物，利用自己的弱点卑鄙地伤害别人，用自己和同情心让别人心烦意乱，把一切弄得一团糟。我心底里清楚地、极其清楚地明白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要么现在就向她表明我的忠诚，要么就永不；要么现在就去帮助她，紧跟着别的人，坐到她床边，抚慰她，哄骗她，说她走得多么好啊，她一定会恢复健康的！要么就永远也不。然而我已经无力再这样绝望地欺骗。恐惧向我袭来，我惧怕那种怯怯的、乞求的然后又变得贪婪渴盼的双眼，惧怕这种狂野的心灵的焦躁，惧怕这种我无力征服的陌生的厄运。我想都没想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就拿起佩剑和便帽，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像个罪犯一样逃离了这幢房子。

空气，只要一口空气！我都要窒息了。这些树之间这么闷热，是因为夜，还是由于酒，我喝下的那么多的酒？衬衣讨厌地紧贴在身上，我扯开衣领，外套沉重地压在肩头，我恨不得把它扔了。空气，只要一口空气！血如此热切地挤压着，仿佛要从皮下迸射出来。耳朵里一直是笃——笃，笃——笃的连续敲打声——到底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拐杖的声音，还是只不过是脉搏在太阳穴



下跳动？而我究竟为何要这样奔跑？出了什么事？我该试着想一想，到底出了什么事？慢慢地想，安安静静地想，不要再去听这种笃——笃，笃——笃的声音！哦，——我订婚了……不，是别人给我订了婚……我可不想这样，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现在订婚了，现在我被束缚住了……但是不……这不是真的……我跟老人说过的，只有等她痊愈了才行，而她永远也不会痊愈的呀……我的许诺只有……不，我的许诺根本就没有效！什么都没发生，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我为什么又吻了她呢？而且是吻她的唇？……我可没想过……啊，同情心，这该死的同情心。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借此来俘获我，如今我已经被捉住了。我已经合法地订了婚，他们两个都在场，那个父亲和别的人，还有仆人……可我本不想这样，我本不想……该怎么办？……只有安安静静地思考！……啊，讨厌啊，这连续不断的笃——笃，这种笃笃声……一直还在连续不断地敲打着，撕裂着我的耳朵，她还一直拿着拐杖朝我走过来……已经发生过了，无可挽回地发生过了。我骗了他们，他们骗了我。我订了婚。别人给我订了婚。

这是什么？这些树怎么都这么摇摇晃晃，乱七八糟？还有这些星星。怎么这么疼，这么嗡嗡作响啊——我一定是有些眼花了，脑袋怎么这么胀啊！啊，这种闷热！应该找个地方冷静冷静，才能再正常思考；或者喝点什么，清清粘粘乎乎满是苦味的喉咙。那前面路边的某个地方——我可是经常骑马从这儿过——不是有口井吗？不过，我早就走过了；我肯定像个傻瓜似地在跑，所以脉搏才会在太阳穴下这样地跳啊。这可怕的跳动，跳动！只要喝点什么，也许又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了。终于，在第一排低矮的房子里，有一块半掩的圆盘闪着黄色的油灯光。对了——现在我记起来了——这就是那个小小的郊外小酒馆。那些赶车的人早上都会在这里歇歇脚，飞快地喝下点烧酒，暖暖身子。到那儿要杯水喝，或者喝点什么辣的、苦的，去去喉咙里的痰。只要喝点什



么,就像平常一样。我想都没想,便带着干渴难耐的欲望撞开了门。

劣质烟草的味儿从这个半暗的洞穴里向我迎面扑来,令人窒息。后面有个柜台,摆着劣质烧酒。前面的桌子边上正围着一群玩牌的筑路工。一个骑兵正倚着柜台,背对着我,和老板娘开着玩笑。这时他觉察到有风吹过,刚一回头,便吃惊地张大了嘴,啪嗒一声并拢脚后跟。他为什么这么惊慌?哦,他很可能把我当成了巡逻军官,而他本来早就该上床睡觉了。老板娘也不安地四处张望,正在玩牌的工人们也停了下来。我身上肯定有什么东西很惹眼。这时我才突然想起来,但已经太晚了:这种小酒店无疑只有士兵才来光顾,身为军官的我是万万不可涉足此地的。我本能地往回走。

但是老板娘已经恭敬地迎上前来招待我。我觉得自必要为自己的贸然闯入辩解一下。我说道:我不大舒服,她能不能给我来点苏打水和李子烧酒。“请,请,”说话间她已飞快地走了开去。本来我打算就在柜台边快点灌下两杯,但是猛然间房子中间的煤油灯摇晃起来,架上的瓶子无声地上下颤动,脚下的地板突然软塌塌的,摇来荡去,左右晃动,我不由得头晕眼花。坐下来吧,我对自己说道;于是我凭着最后一丝力气蹒跚着来到一张空桌旁坐下。苏打水已经送上来了,我一口饮尽。啊,清凉可口——一时间那股令人作呕的味道淡了不少。再快点喝完那杯劣质烧酒就起身。但我却没法起身,我的双脚仿佛生在了地板上,脑袋奇怪地闷响、发胀。我又要了一杯李子烧酒。再抽一根烟,马上就走。

我点燃了烟。再坐一会儿,双手撑着昏昏欲睡的脑袋考虑考虑,仔细思考,深思熟虑,一件一件地来。那么——我订婚了……别人给我订的婚……但这只有……才算数的……别,不要回避,这个是算数的,算数的……我吻了她的唇,是自愿的。但只不过



是为了安慰她而已。因为我知道,她是不会痊愈的……她刚才不是像根棍子一样又摔倒了吗?……绝对不能跟这么一个人结婚,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女人,只不过是……但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不,他们不会再让我自由了……这个老头儿,这个精怪、精怪,装出一副忧郁的老实面孔,还带着金丝眼镜,死缠着我,甩都甩不掉……总是抓着我的胳膊,总是利用我的同情心把我硬拽回来,我那该死的同情心。明天他们就会传遍全城,会登报,那就没有退路了……也许现在就让家里人有个准备,会好一点?那样父亲和母亲就不必从别人甚至从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了。向他们解释一下:我为何又是如何订的婚,事情办得并不仓促,而且我也并非以前想的那样只是出于同情心才卷了进来……啊,这该死的同情心,这该死的同情心!而且单是团里的那些人也不会理解的,没有一个同伴去理解。施泰因许贝尔怎么说巴林凯来着?“把自己卖了至少也得卖个好价啊……”哦,上帝啊,他们都会胡诌些什么啊?——我自己都不太明白,我怎么会跟这个……这么个体弱的人订了婚……再说,一旦黛西姨妈知道了……她老于世故,没有什么事情糊弄得了她,一点玩笑都开不起,她才不会被贵族称号和庄园蒙住呢。她马上就会去查哥达贵族世系表,不到两天就会弄清楚,这个克克斯法尔伐以前叫莱默尔·卡尼茨,埃迪特是半个犹太人。对黛西姨妈来说,没有什么比亲戚里有犹太人更可怕的了……母亲那儿倒还好凑合,那些钱就会把她镇住——克克斯法尔伐不是说过有六七百万吗?……可我根本就不在乎他的钱,我可没想过真地要娶他的女儿,即便把世上的钱都给我,也不干……我只不过答应他,等她痊愈了……可我怎么才能跟他们说明白呢……本来团里的人就都有点不喜欢这老人,这种事情他们更是挑剔得不得了……我就知道他们会说什么因团里的荣誉啊之类的……这一点他们连巴林凯都不原谅,嘲讽他把自己给卖了……卖给了那头荷兰老母牛。再说,一旦他们看到那副拐杖



……不,我最好还是别写信告诉家里,不能让任何人提前得到什么消息,任何人不行。我不能让整个食堂的军官都取笑我。可是怎么对付他们呢?是不是干脆到荷兰投奔巴林凯去?对了——我还没有回绝他,我可以随便哪一天溜到鹿特丹。应该由康多尔来应付这一切,都是他,把所有的事都弄得一团糟……他该自己来看看,怎么把事情重新纳入正轨。这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最好我现在就去他那儿,把一切都跟他讲清楚……告诉他,我实在是不能……她刚才像袋燕麦似的咚地栽了下去,实在是太可怕了……怎么能跟这么一个人结婚呢?……对,马上去跟他说,我要脱身走了……立刻坐车去康多尔那儿,立刻……马车夫,过来。马车,马车!到哪里?弗洛里安巷……门牌号?弗洛里安巷九十七号……跑快点,你会得到一大笔小费的,就是得快点……把那马抽上几鞭子……啊,我们到了,我已经认出他住的那幢破房子了,还有这道恶心想脏的旋转楼梯。幸好这楼梯特别陡……哈哈,这下她就无法拄着拐杖跟来了,这下她就无法上来了,这下我至少可以不用听笃笃声了……什么?……那个邋遢女仆又站在门口了?……这个邋遢女人常这样站在门口吗?……“康多尔先生在家吗?”“不,不在家。不过进来吧,他马上就回来。”这个波希米亚的蠢货!好吧,我们进屋去等吧。总是在等,这家伙……他从来就不在家。哦,上帝啊,那个瞎子千万不要又拖着步子走进来……我眼下可不需要她,总是顾及这个,顾及那个,我的神经可再也受不了啦……耶稣玛丽亚啊,她已经来了……我听到隔壁有她的脚步声……不,天啊,不,那不可能是她,她的步子不会那么稳当,在那儿走路说话的肯定是别人……不过,这嗓音我倒熟悉……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这不是黛西姨妈的声音吗,还有……是的,这怎么可能呢?……贝拉姨妈怎么也一下子到了这儿,还有妈妈、哥哥、嫂子……胡闹……这不可能……我不是在弗洛里安巷的康多尔家里等人



吗？……家里人根本就不认识康多尔呀，他们怎么会都在这里儿会面呢？可这确实是他们。我听得出黛西姨妈那刺耳的尖嗓子……天啦，我怎么才能快点溜下去呢？……隔壁的声音越来越近……现在门开了……门自己开了，两扇门都开了，而且——我的天啊——所有的人都围成一个半圆站着，好像在等着拍照一样，就那么看着我。妈妈穿着那件有白色皱褶的黑色塔夫绸衣服，费迪南德举行婚礼的时候妈妈穿的就是这件。黛西姨妈穿着带泡泡袖的衣服，高傲的尖鼻子上架着一副金色的带柄眼镜。我四岁的时候就恨透了这讨厌的尖鼻子！哥哥穿着燕尾服……他大白天的穿燕尾服干吗？……还有嫂子弗兰齐那张无耻的胖脸……啊，恶心，真恶心！她们干嘛都这样盯着我，贝拉姨妈不怀好意地笑着，她们好像在等着什么……他们围成半圆站着，像是搞什么觐见。大家都等着，等着……他们到底在等什么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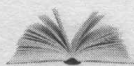
“恭喜恭喜，”哥哥郑重地向前跨了一步，一下子就把大礼帽拿在了手上……在我看来这个恶心的家伙话语间有一丝嘲讽：“恭喜你……恭喜你！”别的人也都点着头，行着屈膝礼……可是怎么……他们是从哪儿知道的呢，又怎么会凑到一块来了呢……黛西姨妈不是和费迪南德闹翻了吗……再说，我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呀。

“这下可以好好庆祝一番了。好，好极了。七百万，这可是个大猎物。你干得好……七百万，这下全家人都可以沾沾光了。”他们七嘴八舌，还幸灾乐祸地笑着。“好，好极了，”贝拉姨妈吧嗒吧嗒地咂着嘴：“这下子弗兰茨也可以念大学了。真是桩好亲事！”“听说还是个贵族呢。”哥哥躲在大礼帽后格格笑道。但是黛西姨妈那澳洲白鸚似的尖嗓子又插了进来：“嗨，贵族这事还得仔细查查。”这时母亲走上前来，胆怯地悄声问道：“不过，你不想把你那位未婚妻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介绍？……如果他们看到那副拐杖，看到我出于同情，愚蠢地卷入了这样的



麻烦,那会更糟糕……我得谨慎着点……再说——我怎么可能把她介绍给他们呢?我们现在可是在弗洛里安巷的康多尔家里,在四层楼上啊……这个瘸腿姑娘一辈子都不会爬上这八十级楼梯的……可是眼下,他们怎么都掉过头去,似乎隔壁房间里有什么动静……我自己也觉得背后一阵穿堂风……准是有人把我们身后的门打开了。末了还要来什么人吗……的确,我听到有个什么正往这边来……楼梯那儿传来呻吟声,尖锐刺耳的咯吱声和楼梯被压的声音……那是什么东西在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挣扎着往上爬……笃——笃,笃——笃……天啦,她不会真地上来了吧……我该躲到地底下去。避开这帮幸灾乐祸的无赖……真是可怕,那真的是她,只可能是她……笃,笃——笃,越来越近……她马上就上来了……我最好是把门锁上……但这时我哥哥已经取下了大礼帽,朝着后面笃——笃声的方向鞠着躬……他在朝谁鞠躬,腰还弯得那么低……而且大家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震得玻璃都格格作响。“啊哈,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哈……哈……七百万原来是这——这样的。七百万……啊哈……啊哈哈……还有一副拐杖作陪嫁……啊哈哈……啊哈哈……”

啊!——我惊跳起来。我在哪里?我狂乱地四下凝视。我的上帝啊,我想必是睡着了,想必是在这个寒伧的小酒馆里睡着了。我胆怯地四下环顾。别的人有没有注意到?只见老板娘漫不经心地擦着杯子,那个骑兵仍然不屈不挠地把他那宽阔结实的背对着我。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注意到我。我可能就打了一下盹,一分钟,顶多两分钟,掐灭的烟头还在烟灰缸里微微闪着光。这杂乱无章的梦境可能只延续了一分钟,至多两分钟。然而这梦却滤清了我身上全部的温热和迟钝。突然之间,我对发生过的事情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离开!眼下首要的是马上离开这个肮脏简陋的酒馆!我哗地一声把钱扔到桌上,朝门口走去。那个骑兵立刻摆出一副立正的姿势。我还感觉到,那些玩牌的工人抬起



头,用古怪的眼光打量着我。而且我知道:只要我一带上门,他们就会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我这个身着军官服的怪物了。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会在背后笑我。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会同情我这个因同情而愚蠢的傻瓜。

现在到哪里去呢?就是别回去!就是别回那空荡荡的房间,就是别一个人这么呆着,胡思乱想。最好再去喝点什么,喝点凉的、辣的。因为我觉得喉咙里又泛起那股令人反胃的胆汁的苦味。也许是那些念头弄得我想吐——只要把这一切都冲掉,烧掉,让自己对这一切都迟钝,麻木!啊,这种感觉真是太可怕,太恐怖了!进城去!好极了——市政厅广场边的咖啡馆还开着门。垂着帘子的玻璃窗后,有灯光从缝隙里漏了出来。啊——现在去喝点什么,去喝点!

我走了进去,在门口就看见他们大家都还懒洋洋地坐在老位置上:费伦茨、约茨西、施泰因许贝尔伯爵、团里的军医,整整一帮人。可是约茨西为什么这样诧异地抬头盯着我?他为什么偷偷地推一推邻座的人,为什么大家都这样直愣愣地看着我?谈话怎么一下子就卡壳了?刚才他们还吵吵嚷嚷,争论得热火朝天,我在门口都听见他们的喧哗了。怎么现在一见到我,就都呆在那儿,还有几分尴尬。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现在他们既然已经看到了我,我也不可能再退出去了。我于是尽量落落大方地朝他们踱了过去。我心里并不怎么自在,一点开玩笑、说闲话的兴致都没有。而且,我感到气氛有点紧张。平日里总会有人朝我挥挥手,或是隔着半个酒馆就摆过来一句问候,就像掷铁球似的。但是今天他们都呆坐在那儿,像做坏事被当场逮住的小学生。我一边朝沙发椅走去,一边过分拘束地说道:

“允许我坐这里吗?”



约茨西古怪地看着我。“喂，这个你们怎么说？”他朝别的人点着头：“我们允不允许？有谁见过这么讲客套重礼节的吗？对了，霍夫米勒今天不是也正好举行过一个什么仪式吗？”

这个狡黠的家伙一定在开什么鬼玩笑，因为其余的人都会心地微微笑着，或者忍住了那不怀好意的大笑。对，肯定是有件事。要不然，平日里要是有人半夜才从外面回来，他们总会不厌其烦地盘问人家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还作出种种粗俗的猜想来寻开心。今天却没有一个人这么问我。他们大家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拘束。想必是我像块扔到水里的石头似地打扰了他们惬意地纵酒消夜。终于，约茨西朝后一仰，半眯着眼，似乎准备瞄准射击，接着便问道：

“那么——是不是可以给你道一声恭喜了？”

“恭喜——恭喜什么？”我如此震惊，一开始确实没弄明白他的意思。

“喂，药剂师——刚才他还在这儿呢——告诉我们，城外的那个仆人打电话对他说，你和那个……和那个——直说了吧，和城外的那个年轻小姐订婚了。”

所有的人此刻都看着我。二、四、六、八、十、十二只眼睛都盯着我的嘴唇。我明白，只要我一承认，立刻就会爆发出一阵大叫：还有调侃、讥诮、挖苦、嘲弄的祝贺。不，我不能承认。当着这群目空一切、喜欢冷嘲热讽的家伙要我承认，绝不可能。

“胡说，”我咕哝道，企图摆脱窘境。但是对他们来说，这种逃避似的防卫根本就不够。那个好心的费伦茨实在是太好奇了，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呀，托尼，我没说错吧——那不是真的吧？”

这个老实忠厚的小伙子本来一片好意，但他不该让我那样轻易地说出那个“不”字。面对这种毫无顾忌、以挖苦人为乐事的好奇心，我感到一种极端的厌恶。我觉得这简直是荒谬：坐在这



儿的咖啡桌前，试图解释连我自己心里都还没弄明白的东西。我未加斟酌便气急地搪塞道：

“根本没影的事！”

一时间一阵沉寂。他们相互惊异地打量着。我相信，他们有一点失望。显然我扫了他们的兴。不过费伦茨倒是相当自豪地把双肘撑在桌上，得意洋洋地大声嚷嚷着：

“啰，我不是这么说过吗？霍夫米勒我是再了解不过了。我就这么说嘛，那是谎话，是那个药剂师不怀好意的谎话。好，明天我就去教训教训他，这个讨厌的抹油膏的。他骗别的人可以，骗咱们可不成！我立刻就去质问质问他，就凭这个也该狠狠地扇他几个耳光。他怎么可以这样？居然败坏像我这种正派人的名声！他那张嘴太不严实，给我们编造这种卑鄙无耻的谣言四处乱讲！不过，你们瞧着吧——我就说嘛——这种事霍夫米勒是不会干的！他才不会出卖他那两条笔直的腿呢，给多少钱都不会！”

他朝我扭过身来，手重重地拍着我的肩，一片善意和忠诚：“托尼，知道这事不是真的，我真的是高兴坏了。要不然可是你，更是我们大伙的耻辱，是整个军团的耻辱啊。”

“而且是奇耻大辱，”这时，施泰因许贝尔伯爵插话了：“还是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家伙的女儿。好个老家伙，当年用他那骗人的汇票把戏要了乌里·诺因多尔夫的命。让这种人装满了钱袋，置办庄园，还成了贵族，真是够骇人听闻的。他们想得倒好，还想在我们当中给他那位尊贵的小姐弄一个当女婿。这种无赖！他自己明白，为什么他每次在街上遇到我都要避开。”

在愈来愈嘈杂的人声里，费伦茨也愈来愈激动：“药剂师这个流氓无赖——真他妈的混蛋，我倒想夜里就把他从店里揪出来，狠狠地扇他几耳光。真是恬不知耻！就因为你到那儿去过几次，就给你编造这样恶毒的谣言！”

这时舍恩特哈勒尔男爵，这个瘦瘦的一副贵族派头的轻浮家